

绍兴路是上海中心区的一条小马路,全长不到500米,历史却近百年。两旁建筑是花园洋房、连体别墅和新式里弄,新中国成立前属高档居住区,环境幽静雅致。1949年后,一批出版机构陆续落户此路,让这条身处闹市但无商业喧嚣的小马路更平添了书香文气,逐渐形成一条“出版文化街”。

出于1972年秋从五七干校调入出版系统,就到绍兴路上班,直到2006年夏退休,与绍兴路厮守了34年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随着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步伐的前行,新时期文艺日益繁荣,我所在的上海出版社频频接待全国各地的作者,他们走到文雅幽静的绍兴路,进入位于74号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办公楼,莫不称赞楼的幽静,楼的靓丽。有一次王蒙来,特意在全楼上下跑了一遍,还进了三楼文学编辑室与编辑交谈,说他知道他的稿件在这漂亮的小楼里是怎样编出来的。

二楼中间的一个房间面积最大,我们把它作为会议室与会客室。八十年

绍兴路忆往

江曾培

代末,在市委宣传部领导下,为了更好地吸纳全国最优秀的长中篇小说到上海这个“码头”上亮相,充分发挥传播交流的作用,设立了“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”,作为上海三大文艺奖之一,其评委会就是在这一会议室成立的。主任徐中玉要求评委必须认真阅读参赛作品,不能打“印象分”。为接受读者检验,全体评委决定,在《小说界》上公布对获奖作品的讨论记录。由此,这一奖项的评选被业界誉为“认真、民主、公开、公正”。

在这间会议室里,有更多的作家、评论家参与了作品研讨会。1984年夏,《小说界》接到内蒙古作家冯苓植中篇小说《虬龙爪》,我阅后觉得它特色鲜明,寓意深刻,当即决定以头条位置刊发,并以编者的名义,写了推荐的话。作品刊出后,我们召开了一次研讨会,钱谷融、王安忆、吴亮、程德培、郗国义等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。刚好路过上海的冯苓植第

一次走进这间会议室,高兴地表示上海绍兴路是他的福地。

作为会客室,我们在这里接待了众多海内外作家。九十年代,席慕蓉特地将她的自选集交给我们出版。席慕蓉文字轻盈清丽,名字使人想起“珠帘掩映芙蓉面”的诗句,我想象她该属于纤柔型女性,然而,会客室里一见,发现她长得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的,甚至可以说有点轩昂。犯了“望文生义”的错误,让我觉得对“文如其人”这句话要具体分析,不可全信。接触熟了以后,在一次宴请她的饭桌上,我讲了自己的这一感觉,并说准备写进文章。她笑了,说文章发表后要寄给她看看。

新时期初期,常有外地作家到我们出版社谈稿、改稿乃至写稿,但那时他们阮囊羞涩,住不起宾馆,这让我们感到接待作者光有会客厅不够,还必须给他们用以安身的“后厢房”。于是,我们在紧邻绍兴路的建国西路384弄买了一小块空地,以家居石库门的样式建造了一座三层小楼,也用家居的方式进行管理。

作家们在这里感到的是自在、随意、亲切、温馨,加之同住的都是同气相求的文人,旧雨新知,把茶论文,也是人生一乐。于是,这座不起眼的名为“创作室”的小楼,就作为“家”被作家们所喜爱了。二十年间,有四五十位老中青作家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印记,此后并一直怀念这个“家”,写下了一些缅怀文字。叶文玲称其为“温馨的驿站”,鲁彦周说它是“一座难忘的小楼”,曹玉模赞其“给人以家庭式的温暖”,舒婷的文章则以《有那么一个亲切温暖的去处》为题。1997年我们将这些文章结集为《小楼纪事》一书,生动地显示了作者和编者间的一段美好情怀,并折射着一段勃兴的文学光阴。

我们在极力善待作者的同时,也努力为读者着想。八十年代图书发行渠

道单一,形成“买书难,卖书难”的矛盾局面。为了开拓发行渠道,我社于1986年6月就在绍兴路创办了“读者俱乐部”与书吧,直接向读者供应图书。同时,不时开展一些读者读书活动。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,是1995年秋在绍兴路上举行的“读者活动日”,有作家赵丽宏、陆天明、薛海洋、须兰,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,主持人曹可凡,以及宝岛台湾艺人凌峰等,就他们的新著进行签售。学者王元化的《思辨随笔》获国家图书奖,他也应邀前来与读者对话交流。

不少读者想了解出版工作的“内幕”,我社编辑分别一一进行介绍,并请他们参观了74号的编辑室与7号的出版科和读者俱乐部。在书吧里,读者饮茶、品咖啡,买折扣书,高兴无比。那天,众多读者参加活动,绍兴路特有的宁静被打破,熙来攘往,热闹非凡。为保证秩序和安全,我们特请了公安民警来维持秩序,这恐怕成了这条宁静小马路的破天荒。

绍兴路上的出版机构,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几家,上海三联书店、百家出版社、上海音像出版社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及人民警察杂志社,都落脚过这里。《人民警察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公安杂志,具有很好的影响力,他们当时是我们对门的近邻,我称其为“十步芳草”。绍兴路的浓浓书香,正是由众多的“芳草”聚集而成的。

朋友老武是一位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。在他患癌的妻子不幸离世后,他在当地的报纸上先后发表了数篇缅怀妻子的文章,其情凄苦缠绵,令人为之动容。

人们都说,老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男人,曾经沧海难为水,下半生,他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“桐花万里丹山路,雏凤清于老凤声。”清丽的春天,何止漫山遍野的花草,幼鸟的鸣叫,更添上一泓汨汨清流呢。大自然如此,人间何尝不是这样。

“少年是人间的春天”,“雏”,尽管幼小稚嫩,“其作始也简”,却预示着生机勃勃的明天。还原字源构造,“雏”从草从鸟,表示稚嫩的小鸟。“雏”的读音,从鸟而来,难道仅仅是形声组合之需?如果是单个鸟的介人,凭什么说这一定是只小鸟?以形声一体的方式明示字义所指,这才是汉字的奥妙所在。

作为声符担当的“鸟”,最初呈现的是手捧嫩草之形,也有解作割草、拔草状态的,表示人们采集饲养牲畜的嫩草或牧草。“鸟,刈草也。”这个字,同样反映了农耕时代的生活图景。事与物互

1947年,东京神保町的巷子里,出版诗集昭森社在办公室楼下开了一家名叫“兰波”的咖啡馆。这间店白天就能喝酒,很快成了文人扎堆的所在,三岛由纪夫、远藤周作、吉行淳之助等均是常客。店里唯一的女服务生百合子有双大眼睛,性格爽朗。不能否认,作家和编辑们爱去店里,一方面为了和她聊天。百合子后来嫁给武田泰淳,长期为作家丈夫打理各项事务,泰淳去世后,百合子的日记出版,人们这才惊觉,她是绝不逊色于亡夫的写作者。

围绕兰波咖啡馆的往事早已湮没,该店在1949年关闭,原址又开了一间店,新米隆戈(Mi-longa Nueva)。米隆戈是探戈舞的一种,由名字可知,咖啡馆的背景音乐专注于探戈舞曲。

下面要说的咖啡馆不在神田神保町,位于曾经的花街,四谷荒木町。有一年我在东京小住,上网搜索早餐,发现了隐之家咖啡馆。据某篇报道介绍,咖啡馆主人曾在新米隆戈工作了八年,于2010年开了这家店。我是武田百合子的书迷,念及“兰波”,感到了某种缘分。

老武的幸福

顾士忠

一定会孤独终老的。然而,前不久,我接到老武的电话,说请我喝喜酒——他准备结婚了。我大吃一惊。那一刻,我感戴良久。

在老武的婚礼上,我见到了他的再婚妻子——一位丧偶的小学教师。谈及和老武的“恋爱”经历,她落落大方地说:“我是在一次笔会上认识的。我了解他的过去,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章,我认为,他是

“少年是人间的春天”

——趣解汉字“雏”

沙水清

有了初级、初步、不成熟的含义。

“嫩草初抽勾细绿”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“春草隔溪看”,草的当春勃发,带来了多美的田园牧歌生活。正是因为嫩草特征的标注,赋予了“雏”中之鸟的幼小之义。首先,字形里的鸟已经呈现幼小之形,表示“鸟之小者也”。其次,再加上“鸟”的嫩草特征助力,则进一步强化了“雏”的幼小、小鸟之义。至于许慎大师认为“雏,鸡子也”,把小鸟当小鸡,那是因为他无缘见到甲骨文呢。同样,字义引申后,“雏”多指幼小、年轻。

“绿草茸茸媚柳芳”,你听见雏凤清丽的鸣叫声了吗?

“隐之家”正如其名,位置隐僻。从小巷转角的一扇门进去,上到二楼,一侧的小门挂着营业中的牌子。室内不大,甚至有些逼仄。靠墙摆着书架,旁边桌上叠放着唱片。随处可见小装饰品。桌椅旧得很有味道,音乐从老唱机流淌出来,带着经过时间打磨的质感。

午餐含税1000日元,从开店之初一直是这个价格。主菜是七种小菜构成的拼盘,每道小菜用了三四种材料,共二十多样蔬菜。汤、粥、饭是自助的,汤有酱油和萝卜肉糜豆腐汤,米饭混合了时令杂粮,如红薯、栗子。此外还有二选一的内容:自制咸菜,或者餐后甜点。我选了甜点,朋友要了咸菜。朋友挑食,好多蔬菜属于他的雷区,所以没怎么动拼盘,喝酒吃饭,嚼咸菜。朋友说,豆腐汤真棒,有这个汤就够了。我这边吃得干干净净,饱足。

女主来收盘子的时候,朋友歉然道,我胃口小。短发眼镜的店主回以微笑。

和咖啡一起上来的,除了二分之一的布丁,还有一碟附赠的花林糖,这下把我给吃撑了。出了店,我们忍不住感慨,1000日元这么多内容,带咖啡和甜点,利润该有多薄?

从此我们便成了隐之家的常客,也在社交网络关注了店主U。日本的消费税从六个点涨到八个点,隐之家却没有涨价。U在网上解释道,她以为不该把压力转嫁给消费者,期望政府能对小商家给出优惠政策。我们曾为她提供的午餐之丰盛而惊讶,这时又感到意外,原来她温和的笑容背后自有固执。

疫情以来,只能从网络观望U的生活。她开始拍视频放在网上。看了视频才知,准备午餐需要她付出巨大的劳动力。朋友说,拼盘太复杂了,为什么不自己做?我想,那其中也有U的坚持。日本政府提倡自律,隐之家几度歇业。U拍了散步系列,荒木町,神保町,银座,她爱老的东京街巷。她为一些老店的消失叹息,而我们何尝不希望她的店能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,并盼着有缘再见。

熟的爱的原则是:我被人爱,因为我爱人”。是的,当女儿第一次收到报社老师的信时,她的内心感到了一种被尊重和被人爱。这样的感觉让她幼小的心灵获得了甘美和喜悦。于是,她想用一只独特的绿色邮箱建立起和大人之间的桥梁。她需要大人去更多地关怀她,去尊重她,她要和大人们说话,平等地说话。从被尊重到尊重别人,从被爱到主动地爱,孩子会不断地走向成熟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女儿小时候的这只邮箱,或许就不是一只简单的纸盒子,它无疑成为了一扇通往心灵、通往世界的绿色之门!

看到那些青涩照片,就想多拍照片。明日请看本栏。

责编:杨晓晖



机动通信局莘庄卫星地球(素描)林春

“您的令尊(令堂)大人”的说法,已经被认为是很不妥帖的,那么,“我的拙著”的说法呢?同样很有问题。

“令”,是“美好”的意思,常常用于对方的亲属或有关系的人。“令尊(令堂)”只用于称呼对方的父(母)。事实上,“令尊”已经包含“您”的意思,再加“您”,就变得叠床架屋了。

“我的拙著”也存在着赘余的毛病。“拙著”是一种谦虚的表达——一部不太高明的著作。但这个词,从古至今,只用于自己身上,用在别人身上那就太不给作者面子了。无论别人的著作怎样蹩脚,我们总要客客气气地称之为“大作”。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因此,“拙著”的“拙”,已经明白地传达出“本人”的含义,若在“拙著”前面再加定语“我的”,完全没有必要。

与“拙著”相仿的例子还有“拙荆”(妻子)。

拙著

龙聿生

家里的照相本里,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。那是女儿小时候的照片,照片上,女儿赤着双脚,依偎着我,手里拎着一只绿色纸箱,开心地咧嘴笑着。

这个绿色纸箱,是女儿小时候的邮箱。看着这张照片,我就想到了这个邮箱的故事。

这个草绿色的邮箱,开着一个狭长的信封口和一个宽宽的信箱门。小时候的女儿,穿着粉红色背带小裙,赤着光光的小脚,经常手拎着邮箱在客厅的地板上跑来跑去。这个邮箱是纸板做的,很轻盈,女儿宝贝地拎着它,像拎着什么宝贝似的。她清脆的童音银铃般地响:“妈妈,你要每天给我写信!”

当时,年幼的女儿曾经写过一首《绿娃娃》的小诗,我把它投到了一张郊区的小报上发

表了。那年“六一”节前后,那张报纸把这首小诗发了出来,后来编辑老师专门把报纸寄过来了。那天,我拿着写有女儿名字的信封,递给她:“这是你的信!”女儿很惊喜:“啊!是我的信吗?”她非常地喜悦,因为她从来也没有收到过别人寄给她的信。她在信封上果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,里面还有刊登她小诗的报纸。她兴奋极了!小脸乐得像朵小花似的。

第二天,我下班回来,女儿忽然拎着一只绿色的盒子跑到我身边:“妈妈,瞧!这是我的邮箱,你以后可要每天给我写信哦!你就从这个口里把信丢进去,然后我会从这扇门里把它取出来的。”她清脆的童音带着命令的口气。我很惊讶,把邮箱拿过来仔细地瞧。原来,这是一只绿色食品纸箱,我原本要

把它当垃圾扔掉的。女儿把它找出来,用剪刀在上面开了两个口,就成了一只她所说的邮箱,还说每天要我给她写信的。我不禁笑起来,连声答应说:好的,妈妈给你写。

可接下来的事情倒真是麻烦了。小家伙果真每天看邮箱

女儿的邮箱

杨绣丽

里有没有我的信。有两天,我忘了写,她很生气,晚饭也不吃。我问她:“你怎么啦?”她撇着嘴说:“妈妈今天没有给我写信,你得补写!”她从房间里拿出一张小纸片,一支铅笔,放到我的面前:“写!”我不禁哑然失笑,挥手在纸上写了一行字:“宝贝,我爱你!乖乖,快吃饭,

